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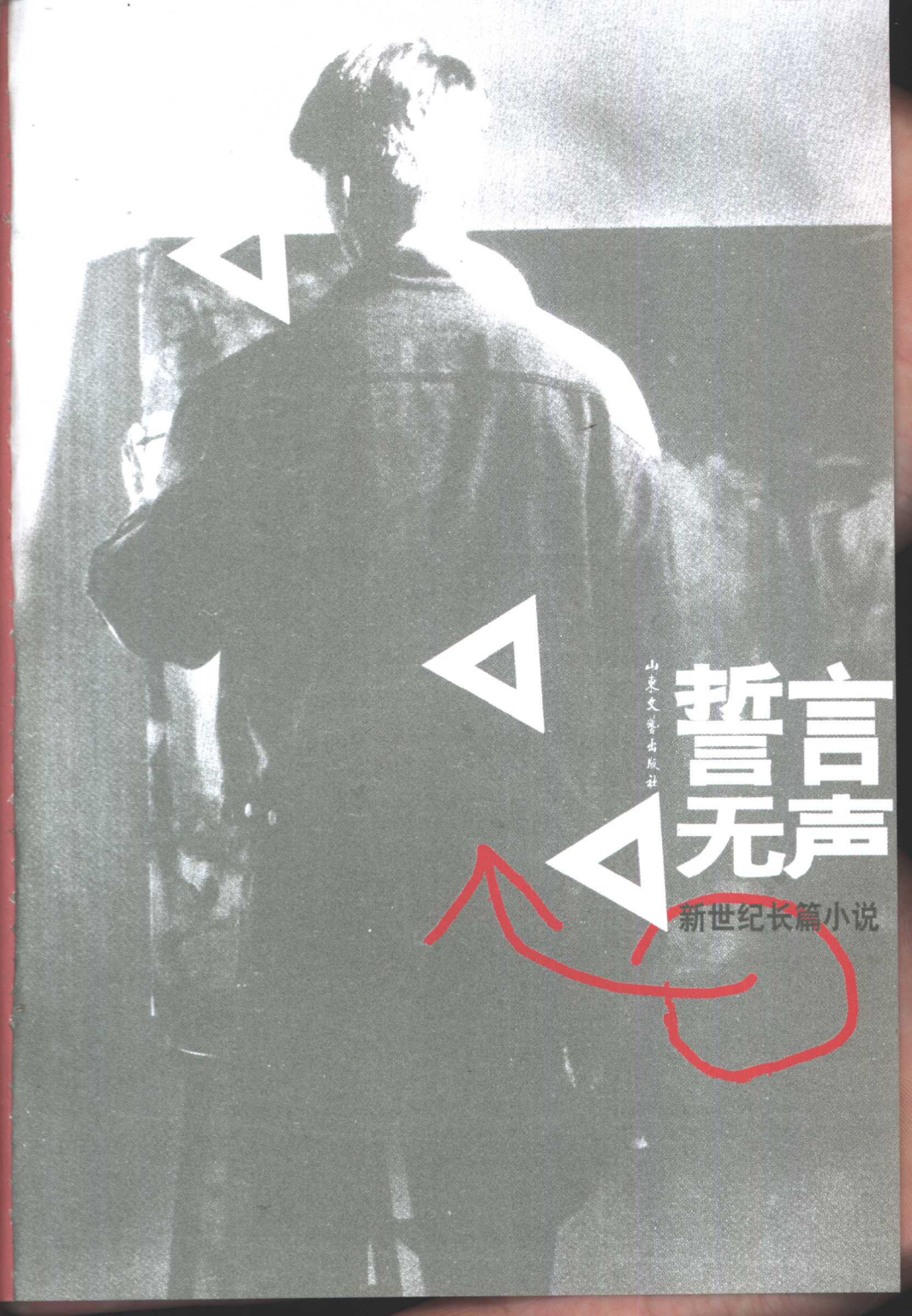
誓言无声

易丹 钱滨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

长篇小说



山东文艺出版社

誓言 无声

新世纪长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誓言无声/易丹, 钱滨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4

(新世纪长篇小说)

ISBN 7-5329-1974-9

I. 誓… II. ①易…②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1278 号

山东出版集团

www. sdpress. com. 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2 插页 402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4.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隐秘往事。

在台湾海峡极度紧张背景下，一个旅居欧洲的舰艇动力专家，取道香港，回国协助海军制造新型潜艇，却险些遭到台湾特务机关暗杀。于是，一场智慧和勇气的较量在若无其事的外表下展开了。我反间谍专家许子风与他的小组成员蓝美琴、骆战，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识破了敌方的一个又一个圈套与陷阱，采取各种反间谍的战术和手段，最终成功挖出了潜伏在我内部的台湾间谍。

作品具有扑朔迷离、推理严谨、引人入胜的情节。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在这部作品中，曲折复杂、充满机智的故事，更多的只是一种载体。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新奇别致的故事载体，深刻地表现了反间谍战线的英雄们复杂真实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经历，以及在这样一个需要终生保守国家机密的特殊职业中，他们所要承受的无法言说的巨大压力，所要付出的别无选择的巨大牺牲。

那个遥远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反间谍英雄们的故事在沉默中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奋斗和功勋，连同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誓言，也许永远都是难以公开的。

11.25.1988



易丹，1960年出生于四川。1981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学学士。1984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文学硕士。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人。1999年，加拿大国际加拿大研究协会SACS奖金访问学者。2000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问学者。易丹现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易丹出版有专著多部，以及有关西方文学艺术和中国当代前卫艺术论文若干，并发表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等。



钱滨，1956年生于成都。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成都电视台。国家一级编剧。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十佳”编剧，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创作有《夏天不是好季节》等电视文学剧本约200部（集），其电视剧作品曾10余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以及中国电视“金鹰奖”等若干奖项。并著有《黄健中散论》、《电视剧的形式》、《〈树王〉ABC》等大量影视及文学评论。

版社，

国一

8号

02千字

△
新世纪长篇小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1

这是反间谍局局长崔志国的办公室。

正是北京的盛夏季节。窗外是刺眼的阳光和无休无止的蝉鸣。办公室高大宽敞，但是陈设简陋。几张显得有些陈旧的布沙发，几只灰色的保险柜，一盏有着绿色灯罩的台灯。阳光穿透了窗户，照在有点发灰的墙壁上。两张印刷并不精美的地图，算是为墙壁增添了一丝色彩。

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那些司空见惯的日常办公用品之外，还放着一个红色金丝绒的小盒子，一个不大但非常精美的小盒子。

崔志国正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还不时地看着自己面前的那个小盒子。

有人从外面轻轻敲门。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崔志国把目光从那个小盒子上移开，抬起头说：进来。

门被推开了，许子风从外面进来。这是一个几乎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的老头儿。个头不高，两只眼睛闪着睿智的光芒。

崔志国已经离开了座位迎上去，笑容满面地说：许老，我正在等你。

许子风愣了一下，很警觉地看看他，微笑着问：许老？什么意思？怎么会用上了这样怪头怪脑的称呼？

崔志国敷衍地哈哈一笑：表示我对你的尊重而已。

说着，他打开了放在办公桌上那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闪烁着金属光泽的立功勋章。

许子风看见勋章，笑了：我的？



崔志国：为表彰你在长达一年的“719行动”中的重大贡献，总部决定给你记一等功。鉴于“719行动”的特殊性，表彰会就不开了。现在我就代表总部，正式地把这枚勋章给你戴上。

许子风急忙立正，努力挺起已经有些弯曲的胸膛，低头看着崔志国将勋章给他别在了胸前。

崔志国显然还有别的事情要说，便有些没话找话地问道：这是你的第几枚勋章了？

许子风谦逊地笑着：我记不大清楚了。

崔志国依然像在说废话：多得记不清了？

许子风问：局长，没别的事了吧？

崔志国有些不情愿地点点头。

于是，许子风转身朝门口走去。不过刚到门口，下了决心的崔志国还是叫住了他：你等等。

许子风疑惑地站住了，在与崔志国对视的霎时间，他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眼中的犹豫。许子风想了想，很沉静地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为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在吐出一缕烟雾的同时慢悠悠地说：

还有什么你直说吧。我看你好像有话说不出口？

崔志国表情依然不那么自然，来到许子风身边坐下来，自嘲地笑笑说：我还是什么都瞒不过老领导的眼睛啊！

许子风再次感到了不习惯和警惕：你到底想说什么？一会儿“许老”一会儿“老领导”的，怎么都是些怪怪的称呼！

崔志国把目光从许子风身上移开，长叹了一口气：我也不和你兜圈子了。总部领导让我正式通知你，准备让你退休了。

许子风显然大吃一惊，身子动了一下，结果让手上的烟灰落了一腿：退休？

崔志国：我也觉得有些太突然，但这是总部党组的集体



决定。不过你千万不要产生什么别的想法，总部领导完全是考虑到你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才作出这个决定的。我想，这是总部领导对你的关心。

许子风恼火地站了起来：废话！我根本不需要这种关心！我才刚刚六十岁就不要工作了，你们以为让一个孤老头子回家等死是对他的关心？荒唐嘛！

崔志国：你别激动，许老。

许子风冲他瞪起了眼睛：什么狗屁“许老”？！你别再这么叫我！

崔志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一脸无可奈何地看着他。

一阵很短暂的沉默之后，许子风渐渐冷静了些。他一脸无助地看着崔志国，突兀地问了句：

这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

崔志国努力公事公办般地重复道：这是总部党组的集体决定。

许子风的精神似乎突然坍塌了。他站起身来，但胸膛已经挺不起来，背也显得更弯，和刚刚进门时完全像是两个人，那样子实在让人心疼。崔志国看着他这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只好看着他，一言不发。

许子风不再说什么，用颤抖的手取下胸前刚刚戴上的那枚勋章，再慢慢地把它放进盒子里，然后朝门外走去。

崔志国赶上几步，站到他的面前。两个人相互看着，最后还是崔志国主动伸手，紧紧握住了许子风。

许子风不吭声，于是他们也只有相互握手。

崔志国憋了一阵才找到一句话：老局长，我会去看你的。

许子风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该努力笑笑，但他的笑很难看。他松开崔志国的手，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2

几个月过去了。

一个香港深秋的晚上，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给这个白日里喧闹的城市增添了一丝静谧。一条在小山坡上蜿蜒延伸的街道，在昏黄的路灯光晕里闪着神秘的光影。有几个打伞的行人在街沿上匆匆行走，急促的脚步踩着地上的积水，发出轻微的哗哗声。

山坡上，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小楼是白色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风格。小楼的窗户顶是弧形的，里边透出温暖的灯光。楼下的草坪边，停着一辆福特牌小轿车。

小楼临街一面的二楼，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户。窗户的玻璃上，满是雨水的痕迹，把窗外的街灯扭曲成璀璨的花纹。房间里，一架老式唱机转动着，播放出莫扎特室内乐的旋律。两个学生模样的欧洲人，卡瑟尔和约翰松正在往一只大皮箱里装着一些五花八门的书籍和画刊之类的东西。在他们身后，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华裔男人一边轻松地随着唱片的旋律吹着口哨，一边往另一个箱子里装着一些衣物。

两个学生完成了工作，刚刚关好皮箱，华裔男人又从那边扔过来一本厚厚的书：Almost forget this one.（差点儿把这个忘了。）

两人相互看看，很夸张地表露出一种无可奈何，重新开了皮箱。

卡瑟尔翻翻那本书，当然是一本枯燥无味的技术理论书籍，说：Professor, where are you heading actually?（教授，你到底要上哪儿去？）

教授暧昧地笑笑：I've already told you, I have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我对你们说过了，是一个重要的约会。）

约翰松：I take it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with a lady?（我



理解，应该是和一个女人的约会?)

教授还是笑着：Anything wrong with it? (这有什么不对吗?)

卡瑟尔：Of course not! With a reputation like yours, we wouldn't be surprised by your appointment with any good lady. (当然很好，以您的名望，和什么样的女人约会我们都不会吃惊。)

教授：Then what would be the problem?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卡瑟尔：I am wondering, taking these technical materials with you, what kind of lady would that be? (我在想，带上这么多技术资料去约会，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约翰松笑起来：Must be a formidable one. (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女人。)

教授也笑了。他收拾完自己的衣物，在他们面前的沙发上坐下来：Maybe so. (就算是吧。)

看到两个学生把行装收拾完之后，教授才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将窗帘拉上。然后他在两个学生跟前坐下来。

教授对卡瑟尔说：Shall we have a drink? (你们不想喝点什么?)

约翰松正中下怀地立即响应了，拿过来三个酒杯和一瓶威士忌。

教授喝一口酒，表情严肃起来：Alright, no more kidding. You don't have to make wild guesses about my appointment, and I wouldn't ask if I were you. Because the less you know, the better off you are. You get it? (我们不再开玩笑。关于我去和什么样的女人约会，你们不用再胡乱猜疑，最好也不要多问。因为你们知道得越少，对你们越有好处。明白吗?)

两个学生看着他，那样子当然是在告诉他不明白。

教授并不理会他们，看看表：Someone is going to pick me





up in minutes. (过一会儿, 会有人来接我。)

卡瑟尔惊讶地问: Tonight? (今天晚上?)

教授点点头: You could stay at the house for a couple of days, touring HongKong for a while. I am going to disappear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you won't be able to contact me. (你们要是愿意, 可以在香港多玩几天。不过我真的会消失一段时间, 这个期间我们将无法联系。)

约翰松夸张地说: No contact? My God, a really formidable lady! (无法联系? 天啊, 好厉害的女人!)

教授笑了: I won't object to that assessment. By the way, there are some bits of work left for our project, I believe that you two are absolutely capable of finishing it. Any questions? (你们俩要这样理解我也不反对。我们的研究项目还剩下最后一点儿工作, 我相信靠你们两个人足以完成了。有问题吗?)

两个学生表示没任何问题。

教授举起酒杯向两个学生示意: Ok, cheers, for our good-bye and for our future success with the project! (那好吧, 为我们这次短暂的分别, 也祝我们的工作顺利完成!)

约翰松笑着说: For our professor's romantic honeymoon! (祝教授蜜月愉快!)

他们干杯。

教授再次看看表: We still have sometime, I am a bit hungry. (还有点儿时间, 可我已经饿了。)

两个学生立即深有同感地叫喊起来: Yeah!

教授于是把几张钞票放在他们面前: Alright, my treat. Who is going to get some food? (那好, 我请客。你们谁去买点儿吃的回来?)

两个学生立即表示反对。

卡瑟尔: This is not fair! (这并不公平!)

约翰松: Professor, I would certainly run this errand if I were

going to have a romantic appointment. (教授, 如果即将去赴约会的是我, 我不会反对自己去跑一趟的。)

卡瑟尔: Of course, you seem obliged to pass on your good mood through certain material medium. (当然, 教授应该把自己的好心情以某种物质的方式传递给我们。)

教授看着他们, 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What a pity! I taught you hydrodynamics, but I didn't train you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to respect your teacher. Ok, I will get the food! (我很遗憾在课堂上只教会了你们舰船动力学, 而没有让你们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尊严。好吧, 我去买!)

在两个学生胜利的叫嚷中, 教授朝楼下走去。

约翰松看见沙发上的车钥匙, 拿起来追上去: You forget the key. (教授, 你忘了车钥匙。)

教授得意地笑了: Remember, there's always a short-cut through the back door. (从后门出去有条近路, 不用开车了。这你们不知道吧?)

两个学生也嘻嘻地笑了起来。

教授拿上一把雨伞, 下了楼梯, 从一个后门出了小楼。

楼外, 树木在雨幕中黝黑阴森, 仿佛预示着某种不祥。教授一边走进树林, 一边撑开了手里的雨伞。



3

就在教授离开自己的学生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在小楼对面的一个建筑物里, 也有几个人在静静地等待着。房间里没有开灯。在一个被窗帘遮挡着的窗户前, 有人在用望远镜监视着教授的房间。

黑暗中, 有人在轻轻对话:

一切正常?

正常。还没有行动指令?

已经在路上了。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手中的对讲机叫了起来。他听了一下，向另外的黑影点点头，两人一起拔出了别在腰里的手枪，冲出了房间。

灯光昏暗的小街上，两辆吉普车没有开灯，正好在小楼前猛地停下。随即，五六个一身黑衣的蒙面汉子持枪跳了下来。从房子里面跑出的两个黑影扬扬手，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

一个车上下来的头目问：在里面？

一个从建筑物里出来的黑影竖起大拇指作了回答。

于是在头目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围住了教授的小楼。

然后，头目带着几个人冲进了楼里。

无聊地呆在小楼二楼房间里的卡瑟尔和约翰松都听到了楼下有响动。卡瑟尔急忙来到窗边，掀开窗帘看见了外面的汽车和两个持枪站立的黑影。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马上就意识到情况不妙，转身惊呼：

Turn off the light! (快关灯!)

约翰松不知所措，反应慢了些。就在他刚刚关掉电灯的时候，几个蒙面人已经冲上了楼，进了房间，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立即开枪了。

安装了消声器的枪口冒出火光，卡瑟尔和约翰松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就沉重地倒在地板上。

接着走进房间的头目摘下蒙头的面罩，弯下腰去查看两个死去的人。这时房间里的电灯又亮了，当头目看见地板上那两张扭曲的欧洲人的面孔时，吃了一惊，并迅速示意其他人四处搜寻。

头目恼怒地问随后上来的人：还有一个呢？

那人低声回答：应该在呀。

四处搜寻的人把小楼里的房间都搜查了一遍，回到了头目跟前。当然，他们是一无所获。



头目愤怒地立即给了手下人一记耳光：混蛋！

正当楼上的人们在茫然中相互呆看的时候，小楼外的街道上一辆出租汽车开着大灯驶了过来，并慢慢接近了小楼附近的街区。车上是一个神情严肃的男人。他刚刚从机场赶过来，按预先的约定到这个小楼来接教授。尽管路灯昏暗，车上的男人还是远远看见了停在路上的两辆吉普车，脸上顿时显出了警惕的神情。

出租车已经快到小楼跟前了，司机开始减速，并靠向路边。

车上的男人这时已经发现了在楼前晃荡的持枪的人，他意识到情况危急，便立即对司机说：

别停车！

司机虽然诧异不已，但还是再次踩下了油门，出租车加速从那辆吉普车旁边冲了过去。站在吉普车旁边的两个人看到出租车从自己身边疾驶而过，立即感到了异样，毫不犹豫地朝出租车开枪。子弹打在车身上，发出一串叮叮当当的脆响。

但是出租车还是轰鸣着消失在远处。

听见枪声，头目带着人从楼里跑出来，怒斥道：谁他妈让你开枪的！

开枪的人争辩道：车上肯定是来接头的人！

头目气急败坏：快追！

一个人说：可我们还没有干掉那个目标呢！

头目：还管什么目标啊！赶紧把这辆车盯牢！

几个人上了吉普车，朝出租车消失的方向追去。

教授抱着一堆刚刚买回来的食品，正吹着口哨，心情不错地沿着一条小路往回走。就在他马上要看见那栋小楼的时候，却听见了从小楼方面传来的枪声。教授顿时满脸惊愕地站住了，他思索片刻，知道一定是小楼里发生了不测。尽管不清楚卡瑟尔和约翰松的命运如何，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扔掉





了手里的东西，转身匆匆消失在潮湿的黑暗里。

小雨仍然还是那样淅淅沥沥地下着。醉生梦死的香港，在这深秋的夜里对曾经发生的一幕浑然不觉。

4

深秋的北京，落叶纷纷，露出了几丝萧瑟。不过黄昏时分夕阳辉映下的彩霞依然明丽绚烂。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污染的天空，显出一种宁静和无瑕。仿佛一块无垠的彩色玻璃，被澄明的大气吹拂得干干净净。

红旗宾馆是一栋老式的四层楼房，简陋的建筑表面看起来更像是哪个单位的招待所。破旧的玻璃窗，反射着灿烂的晚霞，几乎使人忘记了那些油漆斑驳的木窗框，已经在多年的风霜雪雨中被摧残得不像样子。饭店大门并不宽阔，还挂着厚厚的灰色布帘，偶尔有几个人进出。楼前宽敞的空地上，停着几辆汽车。一辆挂着民用牌照的吉普车停在这些汽车中间。

车内坐着骆战和另外四个侦察员，其中一个显然是负责无线电接收的。骆战是一个二十六七岁模样的年轻人，剪着短短的头发，面目英俊。他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一边啃一边指着一张摊开的小图，正在给三个侦察员布置任务。

骆战：……这儿，还有这儿。饭店的惟一出口就是大门。

侦察员小李：要不要在他对面的房间布置一个人？

骆战：没用。太接近了，反而容易露馅儿。你在四楼的服务员值班室，就是这儿，还可以监视楼梯。

侦察员大刚：这小子怎么不去住北京饭店？一个香港人，住到这个地方来，可太招人注意了。

骆战：他要住这儿，肯定有他的道理。你们可听好了，局里不许我们打草惊蛇。要注意来访的客人，同时也要注意

他和宾馆服务员之间的接触。但是，我再说一次，不许接近他们。在没有接到指示前，谁也不准行动。好了，大家去吧。

三个侦察员先后下了吉普车。

骆战留在车上，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通过望远镜，可以看见饭店的登记处和登记处一旁的楼梯口。一名女服务员坐在登记处柜台后面发呆。在登记处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名监视的侦察员。

刚从车上下去的侦察员小李，走到他的身边，然后坐下。两人低声地交谈了几句，点上了香烟。他们的样子，很像是在一起等着什么人。

这时毛阳从他们跟前经过。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穿着服务员穿的白色制服。他似乎很不经意地看了看那两个侦察员。

骆战和侦察员曹志勇留在车上。骆战只顾用望远镜观察着宾馆里的情形，曹志勇没话找话地说：

骆战，听说你还是个神枪手？

骆战仍然举着望远镜：谁说的？

曹志勇：怎么了，这也保密？

骆战笑了：那倒不用。我是所有参加培训的人里的第一名。

曹志勇：清清闲闲地坐办公室多好，怎么非要来干这个？

骆战：你想坐办公室？早说呀，早说咱们俩换换不就行了。

曹志勇：我哪儿有那福气。

骆战放下望远镜：说这话觉悟可不高，都是革命需要嘛。

曹志勇：你少来这一套。我就听说你是吵着闹着非要离开办公室的。





骆战一瞪眼：你别跟我要贫嘴啊！

曹志勇不吭声了。

宾馆内的毛阳从一楼的值班室里拎出了很多只暖水瓶，朝走廊的尽头走去。他打开一扇门，进了一个不大的房间，来到一个专烧开水的锅炉前。他把两只暖水瓶放到水龙头前，打开了龙头。两个水龙头开始同时往外哗哗地流着开水。很快，两个暖水瓶已经满了，开水溢出来四处流淌，把本来就不大的锅炉房里弄得更加雾气腾腾。

热气蒸腾的水雾中，毛阳神情紧张地蹲在地上，匆匆忙忙地写着一张字条。

写好字条，毛阳两手提着七八个暖水瓶上了四楼。一上四楼，他就看见四楼的服务员值班室里，侦察员小李正冲着自己微笑着点头。毛阳也对小李点了一下头，然后干自己的事儿去了。

小李坐在值班室里没动。毕竟，从他的视角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过道和楼梯，毛阳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视线之内。

毛阳不慌不忙，把暖水瓶分别放在一个个房间门口。他每放下一个暖水瓶，就要在房间门上敲一下。

四楼的一间客房里。

房间不大，而且挺简陋的，甚至比不上一般的招待所。一个长得有些臃肿的香港人躺在床上抽烟，并很无聊地吐出一个个烟圈。另一张床上，是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

房间里已经很暗了，这个香港人起来，先拉上了窗帘，然后打开了灯。

当房间里一片明亮以后，他听到了敲门的声音。香港人脸色紧张，但并没有吭声。过了一阵，再也听不到动静了，香港人才发现了门缝前的地上有一张字条。

他急忙过去捡起来，走到灯前看着。